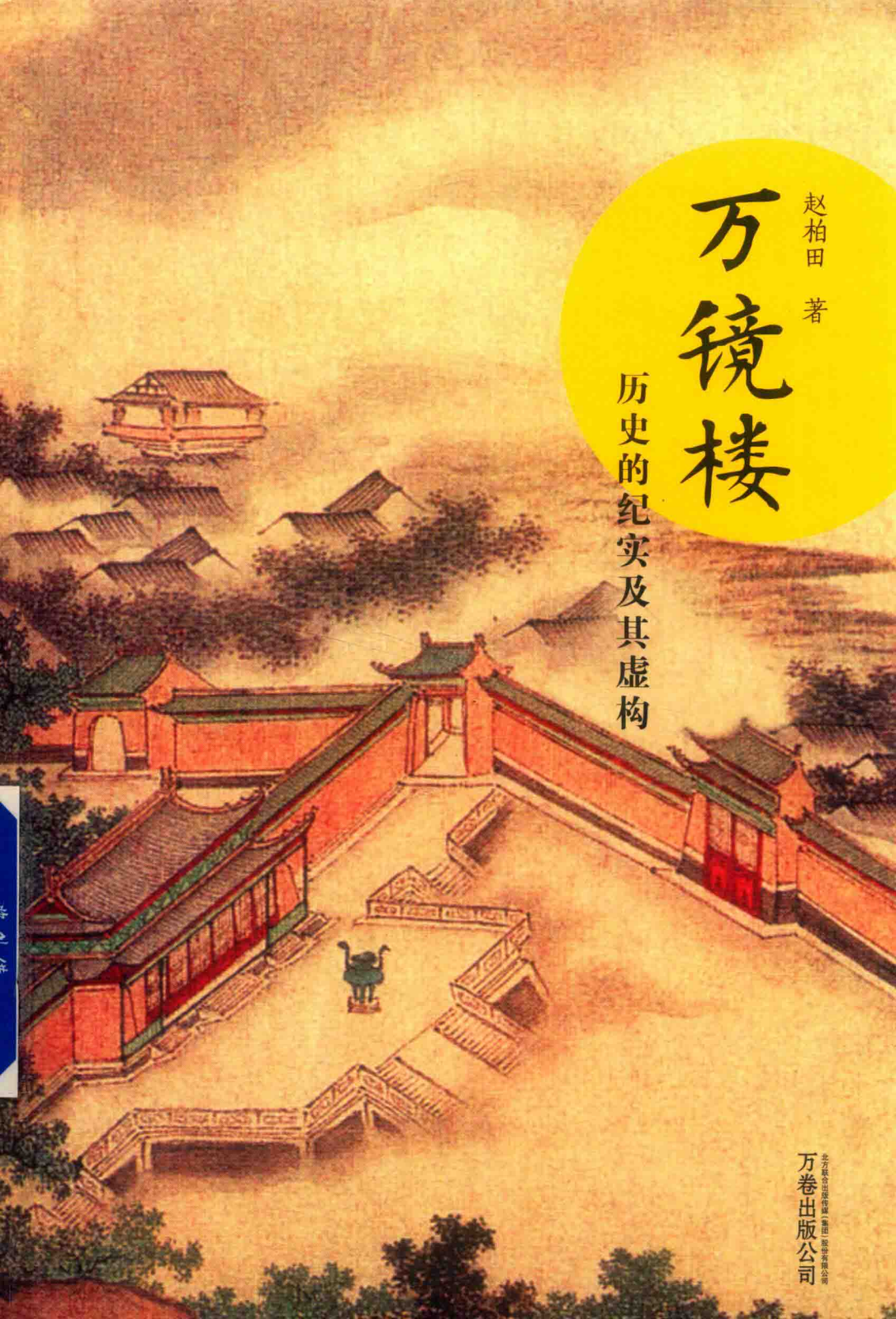


赵柏田 著

万镜楼

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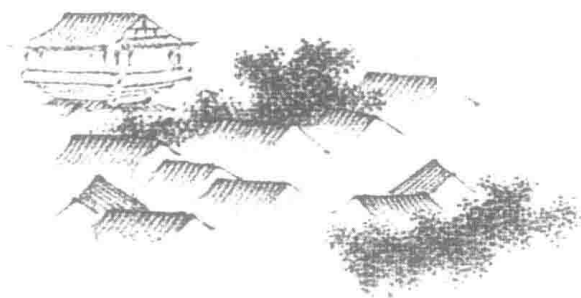


赵柏田 著



万镜楼

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赵柏田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 赵柏田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8. 11
ISBN 978-7-5470-5067-5

I. ①万…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6031 号

出品人：刘一秀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1.25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胡 利
装帧设计：范 娇
责任校对：高 辉
ISBN 978-7-5470-5067-5
定 价：59.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024-31255233

目 录

- 001 寻画记
- 020 万镜楼
- 044 三生花草
- 061 风雪引
——一个雪夜的遭遇
- 072 纸镜子
- 085 刺客时代
- 093 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
- 106 纵横四海
——海盗布兴有事迹考
- 121 庸人列传
- 139 从暴民到顺民
——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
- 154 两生花
——鹤子的故事

177	罗伯特·赫德之欲火焚身
201	舞，舞，舞
220	南方庭院
249	扬州一梦 ——张潮自述
274	给正德画像
307	细数同声一个无 ——时代夹缝中的江南文人，1627—1644
354	跋 ——镜中世界

寻画记

去年冬天，在S城召开的历史学年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大学教师史浩。他很腼腆，见谁都称老师。但他宣读的论文却让与会者大吃了一惊。这篇论文叫《钉进双耳的锥子》，还有一个副题很长——徐渭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我从这个学科规范来看，这几乎算不上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但我不得不承认，小伙子的身上有一种我暗暗喜欢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的惊人之论比那些四平八稳的陈调滥腔无疑要有趣得多。

我留神听完了他半个多小时的宣读，发现他对徐渭这个明朝伟大的画家和诗人有着极大的偏见（譬如他称徐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又对徐渭的两个妻子潘氏和张氏有着过火的热情（这在一个历史学者身上出现是多么的不应该）。现今的学术空气不太好，有一些年轻人专门靠为古人做翻案文章来使自己扬名天下，但看他的样子又不太像。史浩个子不高，白脸，额下的一颗小痣上长出的几根胡髭显得格外的黑。应该说说的是他的眼睛，这双眼睛白多黑少，

像石头一样沉静，有着不为外界所左右的坚定的信念。我准备在会议的间隙跟他接触一下，他有着这样出色的讲故事的才能，不如索性去做一个小说家，我不希望让陈腐的历史学毁掉一个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我乘电梯上十一楼，史浩就住在这一层。他开门见是我，显出了很吃惊的样子。台灯下散乱地摊着一叠文稿，看得出来在我进来之前他在写些什么东西。他飞快地收了起来。我正猜想他在写些什么，他说：“这是论文的全部，今天会上的发言只是一个三千字的梗概。”我称赞了他是一个用功的好青年，关于这篇论文，我告诉他，本人很想知道有关史料的出处。史浩的眼睛活了，里面有鱼一样的东西在游动。根据史浩的陈述，有关徐渭的这些史料出自他的一位远祖的笔记。他的这位先祖和徐渭是远亲，曾跟徐渭学过画，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这些笔记证明了，民间传说中把徐渭描绘成一个促狭鬼和小气精都是事出有据的。一般都认为，徐渭在晚年因癫狂以双锥刺耳，自残躯体，但——史浩说——笔记的记载并非如此，事实上是徐渭把这两支铁锥分别刺进了他的前妻潘氏和继室张氏的耳中。他是一个杀人犯，一个伪善者（关于这一点史浩说以后有机会再谈）。这部叫《不名居丛谈》的笔记在明万历初年就有了扫石山房的刻本，因散布不广很快就湮灭无闻了。民国初年江浙藏书家徐散原曾从书肆购得一部，后徐氏藏书毁于战火，几十年中，就再也没有人见过此书。史浩声称，现在他的手上就有他先祖的这部笔记，不过已经是残页了。他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些残页公之于众，今天的会上，他只是投石问路的一个试探性举动。说这些的时候，史浩出神地盯着窗外，就好像他说到的那位远祖在窗外的夜

色中闪现。

“历史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可以指出你语句中不少的漏洞，但我没这样做，年轻人最要紧的是要学会诚实。”

他在冷笑，“你以为历史是什么？那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云亦云的就是历史吗？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历史需要撒谎者、伪造者和性情乖张者的关照？每个人都有神化历史的冲动？”

“如果你还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话，我提醒你，最好以后还是不要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话说得有点剑拔弩张了，这不是我的本意。空气里有着丝丝缕缕的盐的气味，那是我发胀的脚在呼吸。我拉开窗帘，这个城市的夜色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挂在窗外。有一团云久久地停在城市上空，它反射着城市的灯光，竟比白天时还要明亮。

“不过，对你那位先祖的故事，我还是十分感兴趣，我相信，凭你的才能，一定能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出色。”

下面就是史浩讲的故事。他在说的时候，空洞的眼光穿过我盯着窗外，就好像他的先祖真的站在窗外的夜色里。

从那部残缺不全的笔记来看，史生——我这样称呼我那位远祖你不介意吧——在他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离开了家乡。在这之前，他已经做了五年乡村画师。史生五岁就能在沙地上画栩栩如生的鸡、狗和其他动物。八岁的时候，邻家的猫抓破了他画着鱼的纸。他画过捉鬼的钟馗、檐下的飞龙、麒麟和门神，在他的家乡，远近十八里都可以看到他的画，这使他很早就有了神童之誉。但在十九岁那年，史生突然发现，他画的东西在墨色未干时就像真的一样，没过

几天，他画的那些吉祥的花卉和动物就神秘地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画过它们似的。他很苦恼，但又说不上来这是为什么。那一年，他为当地一个财主的新宅画壁画。史生画壁画有他的规矩，他要把所有画好的部分用布幔全遮起来，在整个画作完成前，谁也不准看到。终于到了他的画完成的一天，财主和他的家人早早就赶到了他作画的工场，小心翼翼地看他用墨色淋漓的笔添上最后几笔。哗！巨大的布幔掀了开来，可是粉墙上却什么也没有。财主和他的家人十分气愤，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浪得虚名的骗子，他们狠狠地给了他一顿羞辱后离开了，只剩下史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堵白墙前发呆，泪水从他的脸上滚了下来，他喃喃着，“都是过眼烟云，都是过眼烟云。”

史生背上简单的行囊，他要出发去寻找真正的画道。从前，他非常热爱家乡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这里的飞鸟、河流和树木他都十分用心地画过。但现在，这一切再也不会让他激动了，因为，这个小地方只会窒息他绘画的天才。他想到了徐渭，说起来还是他一个远房的舅父。那时候，画家徐渭的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一些巨贾富商不惜花费千金，都以得到他的一幅画为荣。在少年史生的想象中，徐渭这个名字就代表着画道，他默念着这个名字，就有一种甜蜜的晕眩。他决心一定要找到徐渭，做他的弟子，如果不成，为这个伟大的画家研墨铺纸他也乐意。他相信，徐渭一定会教他一种法子，怎样让画永远不褪色，怎样让画永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顺着那条著名的河流，史生已经走了十几天。南风徐徐，吹得柳絮漫天飞扬，那些落到地下的，都松松软软地抱成一团。他感到自己就像走在一场大雪里。江上的船挂着白帆，南来北往，凭着江

风吹来的气味，史生可以辨认出里面装的是茶叶还是糯米。见到徐渭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在一个叫吴江的地方，史生用仅有的一点盘缠，买舟南下。船家慢腾腾地摇着橹，他的心早就飞向了徐渭，飞向了那个叫山阴的地方。在史生的想象里，这是一个树木丛生的地方，长年下着雨，空气湿润得可以，没有一只鸟的翅膀是干的。伟大的画家就住在山谷里，或者溪边的一间小屋里，邀白云为友，与林中的小动物们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太阳渐渐地西斜了，一种叫黄昏的东西在天边铺展开来。它仿佛是有重量的，压得那些鸟都敛着翅膀低低地飞，压得人的心里头一沉一沉的。史生站在船头，听着船剖开水路的哗哗声。他发现，整条江以这水路为界，分成了动静分明的两部分。一边是墨绿的，静得像正午的猫眼。而另一边，半江的水烈烈地燃烧着，一派彤红。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才能画尽这江南的春色。就在他出神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只画舫。他眨了眨眼确信这么美丽的船并不是在梦中。史生的船不紧不慢地靠了上去。前面的画舫传出了一阵叮叮咚咚的三弦弹拨声，史生侧耳倾听，一个摇摇曳曳的声音唱将起来，唱的好像就是这春江的风景：“夕鸟几声啊垂滴滴，春空一片啊缀苍苍。”听着这歌声，史生觉得就好像一阵特别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脸。当他回味这歌声，又发觉它是醞醞的，如同这暮色下凝脂一般的江水。两船交会，史生看到对面船上红红绿绿罗裙的一角，看到一张梨花般白的女人的脸掀开帘露了一下。一会儿，画舫远远地落到了他们的后面，那歌，还在唱，歌声在水波上落下，又弹起，史生的心一阵阵地发胀。

晚上，在运河边上的客栈里住宿，史生又遇到了那个女人。客

栈是一幢灰暗的双层木楼，楼前的一片空地堆放着草料和木柴。史生进去时，那些黑暗的小窗正透出昏昏黄黄的灯火来。伙计领着他，走上了吱嘎作响的木楼梯。站在长长的走廊里朝外看，那条河现在变成蓝色的了，夜行的船挑着一两盏灯，无声地划过。史生去楼下喝了一杯温酒，上楼来草草洗了一下正要睡下，白天在江上听过的歌，丝丝缕缕地挤进门来。循着声音，他把目光投向窗外，一个白色的人影正顺着河边向客栈走来。她的裙子非常长，看起来几乎脚不着地在走。歌声停歇，那女子已站到了门外。她朱唇微启，史生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香气。“这位公子，长夜孤旅，难道就没有一个可心的人陪伴吗？”史生的舌头像短了一截，“噢……不不……”那女子扑哧地笑了，黑暗的走廊里像亮起了一缕光，“那又为何忙着赶路，江南烟花地，就没有公子留恋的？”“我是学画的，但我总画不好，画的东西过不了多久就褪去了，我出来是为了找一个大画家，向他学真正的画道。”女人的眼睛猛地睁大了，“画家，哪个画家？”“徐渭，徐文长。”

“徐渭，徐渭……”女人念着这个名字，倚着门框的身子抖了一下。她娇弱无力的样子让史生联想到一株被风吹动的柔草。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搀扶，到了半途又缩了回来，他搓着手，羞赧得脸红了大半。

“姑娘，你？”

“我叫梨花。”

“是，梨花姑娘，你怎么啦？”

“你知道这屋子谁住过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在江上卖唱吗？”梨花脸上的泪像雨珠子一样淌了下来，“就是那个负心汉啊，

他住在这里，听了我七个晚上的小曲，就走了，我天天在这里等，他就是不肯再来会我一面。”

“你是说，徐渭在这儿住过？”史生吃惊得瞪大了眼睛。

“你不信？你听我唱来，月光下你的面容带着忧伤，鸟儿碰动花枝就像将滴的水珠，美人啊，我要隔墙偷窥你的梦……我唱着 he 写给我的诗等他，都唱了快一年了。”

黑暗把什么都吞没了。现在，窗外的河流也已看不见。一个女子，竟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一点也不掩饰她的情史，这让史生有点感到吃惊。原来徐渭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安安静静地住在山阴的家里，画画，作诗，原来他扰乱了一个女子的春心又没事一般走得远远的。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还值得千辛万苦地去找他，史生心乱了。“梨花姑娘，夜冷雾重，该憩息了。”

“你知道在江上我为什么要掀开帘子看你吗？因为你的身上有那么一种气味，就像他身上的一样，所以我一下就猜中了，你是个画画的。”

“可是我画不好，以后我怕是再也不能画了。”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女人把嘴送到了他耳边，“你在画的时候加进些胭脂、花黄，这样的画一百年也不会褪色。”她握住史生的手，史生几乎要哭了。他脸上的表情让那女子轻轻笑了，“你的画并不缺什么，你只是缺少女人，缺少雨露的滋润，你知道吗，那些风流诗人，那些画家，他们从来离不开女人，来吧，让我来帮助你，把我的什么都拿去吧。”

史生一夜都没有睡好，江上的雾气从没有关严实的窗里挤进来，

压在被褥上，他的梦境变得像铅一样沉。他看见梨花的脸像月光一样白。她一件件地剥去衣裳，抚摸他身体隐秘的部位，让他又兴奋，又感到了羞辱。他在黑暗中醒来，大睁着眼睛，慢慢地辨认出屋子里死气沉沉的桌子、橱、床上的帐钩。这是他出家门以来第一个听到徐渭的传说的夜晚，而这个夜晚又是和一个女人一起来的。小女子算什么，世上的所有脂粉加起来又算什么，同真正的画道比起来，世俗的享乐不过是春梦一场。史生很兴奋，原来做一回圣人也不难嘛，美色在眼前不要紧，只要心里头想着别的就行，我拒绝了她，也就是拒绝了世上所有的女人。

在苏州，史生登上了著名的虎丘。在那座看起来有点斜的砖塔下，他认识了一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老头。那人自称姓唐名寅，住在苏州阊门外三十里的桃花坞，虽出生商家，却不喜生意应酬，只想老死在书画诗章中。史生几乎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人。在山下小酒肆里，史生告诉他，自己这次出来是找徐渭学画的。徐渭是谁？唐寅也斜着眼，一副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里的样子，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搭住史生的背，兄弟，你知道这世间什么东西最可爱？看史生傻愣愣的样子，他大笑起来，傻瓜，女人呀，有什么比女人更可爱！酒让他的瘦脸挂上了愚蠢的幸福，他告诉史生，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看上一个大户家的丫鬟，那丫鬟年方二八，笑起来能把人的骨头都看酥了去，他卖身为书童，混进那个大户家去，终于把她弄到了手。说起自己光荣的历史，他激动得说话都结巴了，来，来来，兄弟喝。又一杯酒下去，他唱了起来：一千朵的花在我眼前绽放，镜里的我和着春光一同老去，一万场的快乐一千场的醉，我唐某是世上的闲人地上的仙……

酒力泛上来，史生敞着怀，香风就好像一只风情万般的手抚摸他的身体。他摇摇晃晃走着，前头是一个斜着肩挑担大白菜的伙计，一个身着青衣戴着黑色小圆帽的矮胖中年人走上去，和那伙计不知说了些什么，就和他一起抬着一筐白菜走了。然后那伙计要他再去抬另一筐白菜，小圆帽却死活也不肯了，伙计看着分在两头的白菜筐子，急得跳脚大骂。史生摇摇头，这醉醺醺的天气，把人都变得怪怪的了。阊门的太阳悬在头顶，照着林立的酒楼、茶肆、赌场和青楼，桥下的水泛着金子的色泽，哭声、笑声、叫卖声、打嗝放屁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着他，他想那个叫唐寅的老头真没说错，这吴中阊门乃是人间的乐土啊，生活在这乐土上的人们像粪蛆一样拥挤而又快乐。

一日黄昏，史生来到了山阴城外。路边的水泊，照着他的乱发像一蓬茅草。路的前头一个又一个的水泊，像铜镜，映着西天的云霞。望着暮色中现出的城堞轮廓，史生面对的仿佛是一个梦中之城。城里人家大多临水，屋前屋后种着乌桕和苦楝，两边的店铺，有人在做木工，空气中散发着木头好闻的香气。一个耳朵有点背的老仆，把史生带到了一个女人面前，告诉他这就是要找的徐渭夫人——张氏。史生偷眼看去。这从未谋面的舅母双颊酡红，好像为蓦然闯入一个陌生男人感到一丝慌乱。知道史生的来意，她说：“你恐怕要失望了，我家先生有三年不在家了，他去做幕僚了。”史生急忙问：“去哪里？”“很远，听说是去了海边，跟一个姓胡的大帅。”史生正想告辞，妇人叫住了他，“今日已晚，你又何苦急着赶路，还是吃点东西，先住上一宿吧。”

老仆领着史生吃过饭，上了楼，史生推开窗，夜色中灰灰的屋

脊像是烟波中的大鱼。窗外正对着一堵老墙，墙上是腐败的藤蔓。他听到好像有什么在唱歌，侧耳细辨，是风穿过山墙上的瓦缝发出的声音。半夜，一片晃动的烛光惊醒了史生，那光慢慢地移近，门外响起了衣裙摩擦的窸窣声，“谁？”史生翻身坐起，妇人秉着一支摇曳不定的烛，轻盈地飘了进来，“是我，”她把烛台放在桌上，“你千里而来，先生又不在家，妾身这里有他一幅画，不知你是否有兴趣看看？”史生拨亮烛芯，看妇人把画轴一点点摊开，那是一幅雪竹图，他凝神看去，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惊叹，“好画！”

“我怎么看不出这画好在哪里？”

“画即心声，这话真是一点不错啊，”史生激动了，“你用心看着这画，就会听出两种声音，这声音从纸里、从运笔的空白处传出来，一种是雪落在竹叶上的声音，像一只猫蹑足在你的窗外走过，还有一种是竹叶和竹叶碰击发出的声音，像蚕咬桑叶一般，又像是情人拥抱衣襟相擦发出的沙沙声。噫，一个人的心如果不是冷寂得像空谷一般，又怎能画出如此雪竹！”

烛光下，妇人的青丝拂着史生的脸，她似乎不胜画中透出的寒意，一把抱住了史生，“夫人，你？”她倒在史生的身上，像是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画……要是喜欢你就拿去吧。”她轻轻抖动着，让史生感到抱着的是一只受伤的鸟。终于，她没有忍住忍了好久的哭声，“我……我哪是他的夫人啊，我比一个妓女都不如。”

现在，妇人张氏的整个身子都落在了史生身上。由于寒冷，她还在轻轻颤抖。她的手臂搂着史生的头颈，史生的脸碰到了她的泪水，史生感到自己的脸颊一边是冷的，一边火烫火烫。他的心里涌上了一种十分陌生的东西，一浪又一浪，他不由得用力抱紧了那团缠绕

着的躯体。这躯体由于他的用力，慢慢地酥软了。妇人似乎变小了，而史生感到自己变得从未有过的强大。事毕，妇人伏在他的胸前娇声说，“你真好，你实在太好了。”

史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对自己刚才的行径感到十分的厌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忘了这次出来是干什么的吗？他暗暗地责问自己。他一把推开妇人，走到窗前，屋外，不知什么时候竟下起了雨，雨打在山墙和草垛上悄无声息。妇人从后面抱住他的腰，轻声说，“别去找他了，好吗？”史生说，“不，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跟他学真正的画道。”

妇人更紧地贴住了他，“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屋子。”史生不说什么，屋里响起了妇人的抽泣，“你去吧，你一定会后悔的。”

“为什么？”史生奇怪地问。

“因为你说的那个画家，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大骗子。”

“夫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不要叫我什么夫人，我只是他的继室，”妇人哭得更伤心了，“他的夫人潘氏早就被他害死了，他害死了她，为了求得良心的安宁，又假装怀念她。我真傻，居然会听信他的甜言蜜语嫁给他，三年了，他寻花问柳，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你知道他在朋友面前怎样说我吗，他称我恶侣、雌婆，再这样下去，我早晚有一天也要被他害死。”

天已大亮，雨也已经止歇，张氏带着老仆送史生出城上了向东的大道。此时，他们头顶的云却像被一双巨手推着似的，飞一般向西疾驰，仿佛要把他们这一夜的记忆全部带走。路边横出的柳枝碰落了张氏头上的银钗，张氏俯身捡起，她脸上已变了颜色。很多个

日子后，史生还记得张氏当时说的那句话，她说：“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这时已经是秋天了，史生从吹来的风里辨出了大海的气息。他的脚下是秋天的枯枝败叶，带着一种灰灰的尘土的颜色。愈向东行，长长的滩涂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石头垒出的卫和所，这些小城池是抵御倭寇屯兵用的，史生不能肯定徐渭是不是在这里，他只知道，徐渭是和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大帅在一起。九月的一天，史生来到龙山卫附近。听当地人说，这儿不久前有过一场战斗，在一座叫达蓬的山下死了五百多个官军和一队入侵的倭寇。走近达蓬山，史生听见了海浪拍击礁岩的訇訇声，这声音像是从一口大钟里发出的，他决定爬上山看看整个的大海是什么模样。登上半山腰，眼前却是一片迎风猎猎作响的旗幡，他看见一群将官簇拥着一个人正对着远处的海指点着什么。风把那个为首的人的声音吹了起来，“我军新得大捷，又当如此佳境，怎可无诗。”众人喏喏，有说大帅英明，有说蕞尔小贼怎当我军神威，嚶嚶嗡嗡的一团，却没见谁吟出什么狗屁诗来。一个矮墩墩的中年人推开人群，一下跳到岩石上，风吹动他宽大的衣袍，风也把他的三声大笑送到了史生的耳边。看着这中年人的黑色小圆帽，史生觉得十分眼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眼前有什么一闪，史生差点叫出声来，他不是苏州阊门外跟一个挑白菜的伙计恶作剧的那人吗？看他那副横睨天下的模样，哪还有半点像在世俗市井里讨生活的？他用力挥了一下手，迎风高诵道：

哦，高高的、正午的太阳！

你就听任烧荒的野火遮没吗？